



# “未雨绸缪”和“到时候再说”

1月21日开始，武汉药店里口罩、84、酒精就很难买到，而我却并不慌张，因为家里并不缺。这倒并非因为我下手下快，预先抄了底，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是我家的日用品。

当年“非典”时期，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，推销的产品中有多款消毒液。虽然那时疫情严重，我们却每天穿梭于高校、宾馆、写字楼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却无大碍收益。原因在于我们独缺84，而那些单位只相信84。

“非典”过后，84不再受追捧，我家却奉为上宾，起码会保持

三到五瓶的存量，口罩也会一直储备若干袋。由于担心引起火灾，酒精始终没买过，家里备有艾叶，经常会焚烧消毒。另外常年备有药水肥皂，虽然味道不好闻，售价才2.5元，但我很信任它。

1月中旬，当时疫情还不明朗，考虑到马上要过年了。我买了不少耐存放的蔬菜，比如洋葱、土豆、包菜……冰箱装满，客厅里也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对此，岳父大人颇不以为然，觉得大可不必，他住郊区，即便市区没菜卖，我们可以开车去他那儿买。

除了蔬菜、肉食，我还买了燕

麦米、荞麦米各10斤。我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，主食不能完全吃米饭。大哥知道后，说这类杂粮一次买多了会受潮，口感会差很多。

一晃到了2月中旬，封城时间之长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。虽然超市蔬菜、肉食等供应还算充足，但排长队是免不了的，这无疑会增加感染风险。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，我这段日子很少去凑这热闹。封城之后，武汉很快进行了机动车管制，我们根本去不了郊区。而且岳父的村子早已封村，要是一心指望到他那儿找“补给”，恐怕早就慌了神。另外，一般超市根

本没有燕麦米、荞麦米，如果当初听了大哥的，少买一些，如今恐怕已经“断炊”。

生活中总会有两种人，一种习惯于“未雨绸缪”，比如我；另一种挂在嘴里的是“到时候再说”，岳父和大哥就很典型。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，往往是人生经历不同。岳父和大哥一生在一家单位工作，生活按部就班，没有过“异常”。我则跳槽过十多次，记得20多年前在鄂西搞销售，有一年大雪封山，小镇几乎与世隔绝，门市部里蜂窝煤都烧尽了，几乎饥寒交迫……

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如今四平八稳了几乎一辈子的岳父和大哥，终于有了第一次别样的人生体验。岳父家的菜早吃完了，辛亏村里照顾空巢老人，送来了一些；大哥胆小怕感染，但米缸见底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超市。他们家里都没有84，因为机动车禁止上路，我已经没法给他们送去。

预估困难，尽量往最坏处想，这不是悲观，是对自己也是对他负责。由于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，“到时候再说”，往往变成无法说。



## 细细的春天

董改正

从没有哪年的冬假，像今年这样期待春天。疫情的雾霾依然弥漫，华夏这片久经沧桑苦难的大地，期待春天的密令早点下达。春天的到来是一场场战斗。绿潮要席卷过苍黄的山坡；白水要突破冰的封锁，汹涌过凝滞的河床；身穿礼服的燕子要躲避寒风的利箭，拉开崭新的天幕；千千万万的苞蕾在随时待命，一旦春风吹响号角，就要一起攻破冬天的桎梏。那时候，才有柳枝蘸水，以工整的小楷书写对春风的礼赞；才有白玉兰紫玉兰莅临料峭的枝头，如深情的候鸟回归，唱响熟悉的老人歌，告诉我们：春来了，就在你的门外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在这样的灾难面前，若不能利他，自保便是对国家最大的支持。读书，做饭，聊天，困了便睡，睡到自然醒，似乎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自然自在，然而谁都知道，所有的美好都必须在“自由”的土壤上才能长出。

不能出门，但春天一定如期而至，如约展开了。南湖的垂柳，应该有万点苞芽共听春风了吧？西郊的野外，该有燕子掠水衔泥

飞往旧时屋檐了吧？油菜地里，细细的小鸡草应如茵的绿毯了吧？田间地头，婆婆纳茵茵草鸭跖草紫花地丁都该你挤我攘地占满每一寸土地了吧？童年打猪草的往事，我跟远在辽宁的发小刚刚聊过。白菜要起薹了？我记得去年春天，小妹坐着车，迤逦迤逦地给我送来一袋子菜薹。芥菜应该肥绿了吧？东风再吹几日，就该开花了吧，想起那句诗：春在溪头荠菜花……那是熟悉了春天啊！想起去年带孩子们挖野菜，他们的欢笑洒在野地里，今年会不会开出一朵朵欢笑的花？春天里，有多少故事，关乎美、爱和温暖？十几亿人的春天故事，该是多么的浩荡！

年轻的院士，年轻的医生护士，无数战斗在一线的勇士们，他们在为我们的春天开疆拓土。这个春天的到来异常惨烈，但这个春天必将异常浩大，异常响亮，异常绚烂。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”。这个春天必将因大爱

写进人类的文明史，必将因为大爱而深远、沉静，余音袅袅。

立春这天，我开门来到自己的小院。春天果真来了。只有一抔土啊，碎米芽已经覆盖了花盆。去年随意扔下的枇杷核，居然拱出了丫丫小苗。还有香椿，我曾懊恼它们没能度过冬天，却见靠墙处已经星星点点着嫩绿的幼苗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春天，我依然会为你们做蒿子粑粑。还有我早已宣布它死亡的芍药，已经绎唇如点，吐露出赞美的音符。一蓬蓬细草，已占领着春天的边边角角。桂树

抽芽，广玉兰硕大的叶子开始柔软。麻雀叽叽喳喳地闹着，一蓬蓬的绿音，洒了我一身。千万个被隔开的院子，千万个细细的春天，千万目光所见的春天边角，合在一起，连成版图，就是浩瀚的春天！

守住我们细细的春天，等待集结的号角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如同剪辑天空的燕子，四面八方齐聚，拼起我们各自的春天！那天不会太久，因为春天的攻势越来越猛，万紫千红的旗帜已经开始挂上枝头，万千自由的鸽哨已经垂满天宇。

## 回家

朱红娜

我躺在医院里，躺在传染病科的重症监护室，如被风暴抛到岸边的海鱼，奄奄一息，欲哭无泪。

三年没有回老家了，不是我不想家，也不是没有假。一想到过年回老家，头就大了N倍。从家出发，到机场两个小时，候机两个小时，机上两个小时，再转大巴三个小时，转中巴一个小时，最后转摩托半个小时，才能到老家的村里。顺利的话，要两天时间。遇上年前车票紧张，大巴没有票，不知要等几天，头不大才怪。

盼星星盼月亮，今年终于盼到家乡开通高铁，6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。

我提前一个月买好了年二十的票。在老家，年二十五叫做人年介，入了年介就是过年了。

这一份是爸爸的，这一份是弟弟一家的，还有叔叔的，姑姑的，还有上邻下屋的，几十份礼物塞了满满的两个蛇皮袋。

老婆笑我，都2020了，现金都不用了，还带东西回家，像个农民工。

老婆不知道，老家人对我情深义重，当初考上大学，家里经济困难，是村民们伸出手援手，东拼西凑，帮我解困。如今，他们富裕了，他们不差钱，但我还欠着他们一份情意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
我一家一家拜年，村民们喜得个个竖起了大拇指。下屋的阿英婶握着我的手说：你就是不一样，还想看我们这些老人，没白帮你。不像有些年轻人，见到老人好像见到陌生人。

一个寒冬霹雳，全国人民震撼了。

霹雳的中心在武汉。我从武汉回来。我全身紧缩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回来前不是说不会人传人吗？我坐在屋里，铺天盖地的信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“砰”，突然门口一声响，我开门一看，邻居康伯将礼物扔了过来。我惊呆了，康伯，我没事的，不会传染的，您放心。康伯一句话没说，气呼呼走了。

我捡起地上的礼物，正欲回屋，远处几个人朝我家走来，个个手里拿着我的礼物，离我家几米外，全都扔了过来。一边扔一边骂，为什么要回来？回来送有毒的礼品。阿英婶骂得更难听，我们以前接济你读书，没想到回来害我们，安的什么心啊？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双腿“咚”地跪了下去。

“南方某小城的一个公园里，任医生在散步，他太需要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了。从疫情暴发以来，他一直在医院里忙着医治病人，已经五天五夜没离开医院了。今天早上，当同事们知道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后，硬是将他推出了公园，让他休息一天。他回家泡了个热水澡，就戴好口罩信步来到家对面这个公园，想舒展放松一下，再回去美美地睡个觉。

正走着，蓦地，任医生发现前面一张长椅上，躺着一个人，他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看不清是男是女，是老人还是年轻人。虽然这是南方，但毕竟还是1月份，风是凉的，而且也很潮湿，这个时候居然躺在露天的长椅上睡觉，难道是病了？或是另有原因？这个时间若是发烧，那就应该隔离，不能听之任之。想到这里，他走近长椅，在几米外轻声唤道：“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在这里睡觉，可能会着凉的。”

“不要你管，滚远点！”那人瓮声瓮气地答。

这是男人的声音，好像年龄也不很大，但他听出那人的声音里有些沙哑苍凉，便不忍走开，又继续问道：“先生，有什么为难的事？需要帮忙吗？或者让我通知民警或是民政部门帮你！”

任医生此时已看清，他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，因为他脸色憔悴，头发蓬乱，又有些零乱的胡茬，实在猜不出他准确的年龄。

任医生只有试探着问：“先生，你是不是发病了？又不敢去医院？有什么为难的，告诉我，我是个医生，可以帮助你！”

“我没病！你才有病呢！莫管闲事，你给老子滚远点！”那人粗声粗气地答。

见他言语粗野，任医生本想一走了之，但又一想：这个时候，如果让这个人走掉，而他又偏偏带有冠状病毒的话，那不知要祸害多少小城人。

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感，任医生按下自己的不快，说：“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在这里睡觉容易着凉，这个时候感冒发烧就不好了，会把你隔离起来！”

这个话似乎触动了对方，他挪动腿想下来。

任医生又继续试探地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去找家宾馆住呢？是没钱吗？”

“我是武汉人！这个时候哪家宾馆敢收我！”那人吼道。

“你可以去住我市的宏伟宾

馆，那是我们市政府针对疫情专门设置的定点宾馆，吃住免费，也方便集中隔离观察。”任医生尽量温和地介绍道，最后还补充了一句：“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去！”

“我不去！那里难免有病人，我去了怕感染！”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快，一口就回绝了，但口气明显没有那么冲了。

“你说得也有道理。”任医生顺着他的说话：“但你这样露宿街头也不是办法呀！”

“明天我就回武汉去。”那人坐了起来。

任医生叹道：“你怎么能回武汉去呢？武汉已经封城，火车飞机都不通，靠走吗？”

“我怎么这样倒霉！刚出武汉，武汉就封了！”那人埋下头，喃喃地说。

听着那近乎绝望的声音，任医生没有多想，就冲口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办法，就看你信不信任我。你暂时住在我家，我单身，就住在对面。”任医生往对面的一幢楼指了指：“两室一厅，我们一人住一室，互不干扰。我平时在医院忙，你一个人也自在，想吃什么就到楼下超市里买，也可以自己做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那人有些哽咽，看来是被任医生的好心感动了。他迟疑了片刻，问：“你对我不知根底，就不怕我是个坏人？”

“杀人犯！”任医生惊异得差点叫起来。

“是的，我是从武汉逃出来的！”那人不慌不忙地说，“而且我杀的是一个医生。我父亲因病住院花了几十万，最后人治没了，家里也一贫如洗。我怀疑是那个主治医生为了拿回扣而多开了药，就杀了他一刀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冲动呢！事情你都还没调查清楚！那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任医生真替他着急。

“那个医生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，后来就跑出来了！任医生，是怪我太冲动了！昨天你带我回家，看到你这个医生这么善良，我也开始怀疑我当初的想法了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，本想一走了之，但又怕连累你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今天去公安局自首！”

任医生感叹道。

“我陪你去公安局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你，任医生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也会做一个像你这样好的人！”说完，这人向任医生鞠了一躬，就拉开门冲了出去……

然，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护和观察！来，先把口罩戴上。”任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，递给他道：“我们家已全面消过毒，你跟我回家后，先洗个热水澡，也消毒。以后，我会教你如何消毒防范的。”

“哦！你想得这么周到，真不愧是个医生！”

“那当然了！”任医生终于笑了起来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任医生一觉醒来，发现床前站着一个人，他吃了一惊，猛地想起来了，是昨天跟他回家的那个人。“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那人一下跪倒在任医生面前，说：“任医生，我要跟你告别了，我想等你醒来，当面跟你道谢再走！”

“走？你现在这个时候往哪里走？”

“我去公安局自首！”

“自首？怎么回事？”任医生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对方很镇定地说：“我是个杀人犯！”

“杀人犯！”任医生惊异得差点叫起来。

“是的，我是从武汉逃出来的！”那人不慌不忙地说，“而且我杀的是一个医生。我父亲因病住院花了几十万，最后人治没了，家里也一贫如洗。我怀疑是那个主治医生为了拿回扣而多开了药，就杀了他一刀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冲动呢！事情你都还没调查清楚！那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任医生真替他着急。

“那个医生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，后来就跑出来了！任医生，是怪我太冲动了！昨天你带我回家，看到你这个医生这么善良，我也开始怀疑我当初的想法了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，本想一走了之，但又怕连累你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今天去公安局自首！”

任医生感叹道。

“我陪你去公安局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你，任医生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也会做一个像你这样好的人！”说完，这人向任医生鞠了一躬，就拉开门冲了出去……



## 藕粉暖人心

青丝

为应对疫情，家里准备了不少食物，藕粉也开始展现其独特风韵，清晨起来冲一碗做早点，最是暖胃养心。或者晚上临睡前，作为夜宵收宫，落下一整天的帷幕，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。虽然世事无法变易，但一碗滚热的藕粉带来的熨帖和滋润感，却能有效地缓解心头的压抑。

把藕磨成浆提取淀粉，是有趣的吃法，经沸水一冲，即达水火相济的佳境，既方便，又尽展藕之妙味。杭州西湖藕粉很早便享有盛誉。《清稗类钞》：“藕粉以产自杭州之西湖者为佳，湖上茶肆、寺院悉售之，游人必就尝，以其调之得法也。”

民国时期的文人名士，梁实秋、胡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，游历杭州，必到西湖边尝一碗藕粉。在恰当的季节时令下，人与美食、美景的互动，既是烟火人生中的自我款待，也是对美好一刻的有效延展，可凭此获得一段可供不时反刍的诗性回忆。

我的祖籍湖南，藕也是大宗产物，藕粉品质不输西湖所出。家乡很多池塘，生长有一种野藕，藕节粗短，像是肌肉发达的手臂。因形状粗恶，拿到市场上卖，不识货的人很少会买。但这种野藕的淀粉质丰富，是制作藕粉的上佳原料。把藕去皮，削除两端的藕节，用木杵捣烂，放入石磨，以手工慢磨成浆。若是用马达驱动电磨，转速快，研磨过程会发热，藕浆容易结块，冲调时难以柔滑地融化。只有不惮其烦以人力推动，磨出来的藕浆才会细匀，质感最为上佳。

把藕浆盛入布袋悬起，下置容器，以清水冲洗搅动，滤出来的就是淀粉浆。经沉淀晾干，

即为纯藕粉。清人吴筠有咏藕粉诗：“银芽揉碎，石臼捣团团。淘以霜泉洁，凝成雪片干。调冰双箸急，屑玉一瓯寒。云母何须炼，清心此妙丹。”很形象地描绘出了制作藕粉的整个过程。而且，传统制作的纯藕粉是呈片状的，与市面所售加入了糖霜和香精的速食版本，截然不同。周作人在《藕的吃法》里谈及藕粉：“嫌它薄的不过瘾，厚了又不好吃，可以说是近于鸡肋吧。”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，就无法理解藕粉为何会有厚薄之分，难以明了文中的意象与话。

纯藕粉很讲究冲调方法，须先用少许冷水搅匀，待有了浑凝之感，看不到颗粒，再加沸水，以筷子快速搅拌，直至密密匝匝的气泡完全消失。冲调好的藕粉微呈棕红色，质感胶冻黏稠，像是肌肉发达的手臂。因形状粗恶，拿到市场上卖，不识货的人很少会买。但这种野藕的淀粉质丰富，是制作藕粉的上佳原料。把藕去皮，削除两端的藕节，用木杵捣烂，放入石磨，以手工慢磨成浆。若是用马达驱动电磨，转速快，研磨过程